

火车在迷迷糊糊中穿过了无数的洞子，
也翻过了无数座山。
M城对陈小雨来说，早在这种迷糊中渐行渐远，
没有告别，更没有片刻的挽留，
他只身一人上路，
犹如这条轨道上孤独前行的列车。



贰拾有柒。

贰拾有柒

这不是一个任何人都能讲好的故事。

——《当代》杂志副总编 周昌义

无论是谁

都无法在《贰拾有柒》里独善其身。

——知名编剧、媒体人 苏东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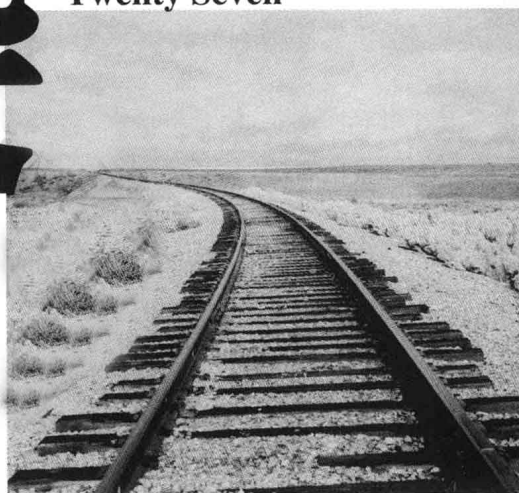
王杰 /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貳拾柒

Twenty Seven

王杰／著

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贰拾有柒 / 王杰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13. 12
ISBN 978-7-5125-0620-6

I. ①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92736号

贰拾有柒

作 者 王 杰
责任编辑 宋亚珉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15.5 印张 172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
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25-0620-6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总编室: (010) 64271551 传真: (010) 64271578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
传真: (010) 64271187-800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http: //www.sinoread.com

目 录

【入城记·M城的城】	001
【出城记·袁家沟的沟】	167

【入城记·M城的城】.....

01

M城是个小地方，但地方虽小，却也跟麻雀无二，五脏俱全。并且这座城市在地震后因祸得福，发展上加速了三五年，房地产也顺势出现井喷状态，在泡沫最绚烂、最接近破碎的时候，狠狠地涨了一大截。

陈小磊近一段时间都因此而苦闷，地震让一个县的很多房屋都沉降得只剩一个顶楼，却让一个市的楼盘价格翻涨了一倍有余，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年轻人，作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菜鸟来说，这是他可以接受，却不能承受的事。但是苦闷归苦闷，现实却是要面对的，早上董雪的母亲又在打电话，叫陈小磊过去吃饭，陈小磊在电话里唯唯诺诺，显得有些紧张，他知道岳母叫吃饭只是幌子，实际上是“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”，要说买房的事。

陈小磊自己是农村户口，家里也有两亩薄田，要是不念书，不在大学认识董雪，那么所有的烦恼都可以省却，他可以闯荡、漂泊，甚至于流浪。若真是在外面一无所成，也可以退回农村，在而立之年娶一个农村姑娘，门当户对，然后在田地里共度余生。

但这都是假设，事实上陈小磊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，他和董雪交往了三年，也勉强得到董雪母亲的认同，现在两人的青春都所剩无几，董雪的母亲便开始着急了。虽然说是单亲家庭，可女儿也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，条件也不差，要是陈小磊再不落实房子的事，她就不得不出面干预。不是自私，只为女儿的前途，家里本来就没有男人，要是找个男人不靠谱，那今后的日子就没法过。陈小磊明白这事，再谈不到一块儿那就得黄了，事实上陈小磊并不是担心这事黄了，他和董雪在一起明的有三年，暗的也近四年，马上就七年之痒了。他想过董雪离开他后的情景——并不见得有那么悲伤，所以一定程度上说，董雪的母亲要是因为房子的事执意反对，他可以接受分手的事。但是想到这一步，陈小磊心里还是免不了五味杂陈，更多的是因为这么多年和董雪在一起，生活上早就形成了习惯，并且董雪跟着他后，青春已逝，虽然董雪时常抱怨，可董雪那些本应美好而多姿的年华实实在在地，都耗在了他的生活里。所以习惯加上责任，陈小磊又不能离开这个姑娘。

董雪的母亲也是这么想的，觉得陈小磊和女儿，必定是离不开的了。

因为离不开，董雪母亲也才同意，让俩年轻人单独另住。不然别说未婚同居，就是这个来自农村的“准女婿”，她也是得考虑的。

好在董雪的母亲，和陈小磊相处了段时间后也应了一句古话——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。接触过几次，陈小磊给董母留下了印象，让董母觉得这孩子稳重，话不多。话不多就显得有内涵，有内涵就表示这孩子如女儿所言，那是一只潜力股。

虽然股市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，但这对母女在这次提出买房大计后

都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重仓持有。

这便是陈小磊近来老觉得压力大的原因所在了。

中午陈小磊给董雪打电话，说她妈叫他们一起回家吃饭，要不要下班等她一块儿。董雪却笑呵呵地在电话说：

“你赶快回来吧，我已经在家了，妈炖的排骨可香啦！”

陈小磊“哦”了一声。以往的时候，要是回“准岳母”家，陈小磊中午下班都要等到董雪一起。董雪在一个公司做会计，公司离陈小磊上班的地方有20分钟的车程，但不管哪种情况，陈小磊都骑电动车去接她。今天董雪没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却先一个人回去了，说明董母已经提前给董雪打了电话，可早上董母在电话里却没有说叫上董雪。以往遇到周末叫过去吃饭，董雪母亲这样说：

“小磊啊，中午别煮饭，叫董雪回来吃，都过来。”

今天说的却是：

“小磊啊，中午别在外面吃，过来吃。”

分明没说叫董雪回去。想到这个，陈小磊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明明叫回去吃饭就是问房子的事，但问房子的事，又要单独先把董雪叫回去，明显是担心他在路上给董雪灌输点什么，待会儿在桌子上董雪心一软就暂时不让买了。三年了，他们还是没把他当成自家人。

天气有些冷，陈小磊出了公司就感觉到一股凉意，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他也没把衣服拉链拉起来，骑上车就往董雪家去了。

02

吃饭的时候，董雪的母亲没有绕弯子，刚提起筷子就直奔主题，说房子的事，问陈小磊和他父亲商量得怎么样了。虽然陈小磊早已明确此行的目的，但是这突如其来的问话，还是让他有些无措，不但是他，连董雪都感到意外。

董雪有些埋怨：“妈，刚吃饭呢，怎么问起这来了？”

陈小磊见董雪站在自己这边，宽心了不少，本还有点发憊，顿时也好转了许多。说：

“阿姨，这事儿我跟我爸商量过。”

董雪母亲：“噢，怎么样呢？”

陈小磊：“我爸说，等上面发的赈灾款下来了，就留出来给首付。”

董雪母亲诧异：“给首付？”

陈小磊：“嗯，我们自己按揭。”

董雪母亲：“按揭？不是，你们怎么来给按揭？再怎么按揭下来一个月也得一两千，你和董雪这点工资，给了银行按揭，拿什么生活？”

陈小磊被问住了，不说话。

董雪也有些吃惊，说：“小磊，这事你怎么没给我说过？不是说你爸给买房子，我妈负责装修嘛。怎么成了给首付，我们来按揭了？”

陈小磊：“阿姨，雪，你们知道的，我爸就一个人无依无靠，年纪大了又在农村，没有社保，我担心他要是有个小病小痛的……我们又刚

工作不久，担心……”

陈小磊说的是小病小痛，但董雪和她母亲都知道，他说的是养老。

于是董雪生气了，说：

“陈小磊，意思是说是你主动要承担房贷了？这事儿你找我商量过吗？你问没问过我的意思？你是担心我和我妈不同意吗？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！”

陈小磊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董雪反应这么大，脸一下子憋得通红，忙说：

“我不是这意思……”

“你还没这意思？你这样做让我感觉自己特恶心，无地自容！叫你回去商量买房的事，你倒好，自己当君子，没能力也要主动承担责任，还弄成了我们逼你拿你爸的养老钱来买房，我有这么恶心吗？再说了，以前不是说好的嘛，让你买房又不是你我两个人住，你爸上了年纪就把他接城里来，我们照顾。我要求还算高吗？有几个女孩子能做到这样的，你这么对我！”

董雪像是机关枪，噼里啪啦一阵，越说越激动，最后便哭了。董母倒是对此始料未及，也不敢再追问陈小磊什么，担心火上浇油，反倒安慰起女儿来了：“不是就问问商量得怎么样了吗？怎么就哭了呢，小磊可能还来不及告诉你嘛，你瞧我这当妈的，倒先着急着问了。”

又转身对陈小磊说：

“小磊你也别急，别往心头去，阿姨也是为你们着想，才问的。”

又说：“雪儿性子急你也知道，你回来就该和她说这事的，以后两个人要多沟通才对。”

陈小磊没料到事情会弄成这样，关于主动要求父亲给首付这事，也没想到董雪的那个层面上去。现在董雪这么一说，倒觉得真还是这么回事，但是事已至此，也无法回头，相信父亲是个明白事理的人，不会多想，现在稳住董雪的心才是首要。于是忙解释说：

“阿姨，雪，我没把你们说成那种人，真没有。买房这事，就是我不提，我爸以前也提过的，他说他这么多年的积攒都是为了我有套房子，不，是我们——有套房子的。”

但很明显的，陈小磊的这个解释太不合时宜，欲盖弥彰。要是几个人心平气和，这么说，那是一件宽慰人心的喜事；但现在这个情况，这么说，就更让董雪和她母亲下不了台，似乎真的就是董雪和她母亲在逼着买房了，虽然这也算一半的事实，但现在这隐藏起来的一半，让陈小磊硬生生地拉了出来。

董雪的母亲脸色有些难看，说不出是生气还是尴尬。陈小磊认识到了前面的错误，却在一时情急的情况下，明白不了现在这个更大的错误。他刚想继续说话，就被董雪“啪”的一耳光制止住了。

董雪说：“你无耻！”

说罢，就冲出了门。

以前董雪母亲见过女儿和陈小磊拌嘴，伸手打人，这还是头一次。但董雪母亲此时却没有那么多惊讶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，只慢慢坐下自顾自地说：

“好好的一顿饭，怎么就弄成这样了！”

见陈小磊还茫然地愣在那里，也不再叫“小磊”，只说：

“你，你还愣着干吗呀，追啊！”

陈小磊这才缓过神，忙说：“哦！”

说罢，也冲了出去。

但陈小磊出门后却并不去找董雪，因为此时的他已怒火中烧。刚才在房间里他愣在那儿，事实上是在酝酿一次爆发，一次有关两人前途命运的爆发。只是导火线还没烧到头，董雪就跑了，董雪母亲又把导火线掐断，将革命扼杀。

陈小磊下了楼，就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包香烟，拆开来取出一支点燃，然后猛吸两口扔掉，随后掏出手机，拨了董雪的电话。

电话接通，但响了两声就被董雪掐断了。陈小磊两次都想要爆发，却都被掐掉，这是他不能忍受的，于是骂骂咧咧自言自语了两句。但自言自语并不能解恨，因为怒气这东西，很少有人能自我消化掉，都必须重新找一个载体。而且陈小磊的怒气持续时间都很短，要是此刻找不到载体，恐怕又要胎死腹中，因为陈小磊并不像董雪。

陈小磊要是因为一件让人恼怒的事，在发生后最黄金的时间段里没有冒火，那么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事就算过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提；但是董雪恰恰相反，如果一件事伤害了她，令她恼怒，短时间内她有可能不会爆发，但只要再来一件事，无论这件事和前一件相隔了多长时间，她都必须旧账新账一起算的。比如今天这件事，按理说并不至于要给陈小磊一耳光，但是最终陈小磊还是挨了，原因就在于两周前的一件事，那个时候，董雪没有爆发。

03

陈小磊有个发小，叫胡舟。胡舟的父亲胡一伍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因为在村子里开了个砖厂而小有名气，但小有名气又不是因为这个砖厂，而是因为这个砖厂是当时国土局一个局长给题词揭的牌。胡一伍也因此一路顺风顺水，凭着自己的人脉和搞建筑的基础，十几年的光景就变得在M城小有名气，投身了房地产行业。按照以往的说法，胡一伍算是个暴发户。所以胡一伍的儿子胡舟，按照现在的说法，就是富二代。

陈小磊和这个富二代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差距，这个差距不止表现在经济基础上，更多表现在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信心上。偏偏陈小磊和胡舟又是无话不说的朋友，很多时候陈小磊一个人想起来，都为此感到纠结不已。但纠结归纠结，对二十多岁的人来说，友情无所谓目的，打心里都还是觉得纯，尽管胡舟不止一次向陈小磊抛出橄榄枝，但陈小磊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，没有选择依附。

陈小磊之所以表现出一种“廉者不食嗟来之食”的态势，其实这里面也有故事，事情原委暂且不说，只说陈小磊的父亲，和胡舟的父亲年轻时候有过过节，从此不相往来。陈小磊的父亲陈云坤，同意儿子的一切选择，但这件事除外，并且态度坚决。陈小磊也不隐瞒，将原委一五一十告诉了胡舟。胡舟从此再不说要给陈小磊换工作的事，但玩还是经常一起玩。

但是两周前，陈小磊和胡舟一起玩却让陈小磊玩出了事。

04

那天是星期六，早上天刚亮胡舟就给陈小磊打电话，说晚上一起吃饭，他刚提了一款新车。陈小磊和董雪刚做完一节“早课”，还躺在床上喘粗气，说：

“你不是有一辆么？”

董雪趴在陈小磊胸膛上，撒娇地说：“谁啊？大清早的。”

电话那头：“我啊，胡舟。”

董雪：“去，你那么多姑娘不想，清早起来先惦记我男人了。”

陈小磊按了按董雪的头，示意她不要打岔，又重复说：

“你不是有一辆么？”

胡舟：“呵呵，你问你家董雪去，有两件喜欢的衣服，算多不？”

董雪：“不算，不算，漂亮衣服再多都不算。”

陈小磊：“你是浪费，烧钱。”

胡舟：“你是羡慕，嫉妒。”

又说：“不多说了，下午提车就来接你。”

还不等陈小磊说话，董雪就嚷道：“我要去，我也要去。”

胡舟：“有你呢！”

陈小磊看了看董雪，眼神有些不高兴，大意是董雪不该老打岔，董雪笑嘻嘻地忙把嘴捂住，表示不说了。但陈小磊并没有再说什么，只说那好吧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

陈小磊对胡舟提新车没多大兴致，倒是董雪，有些兴奋，言语间时

不时透露些羡慕。一会儿说，驾照拿了两三年了咱们什么时候能买车；一会儿又说，胡舟换车比我换衣服还勤呢，你要加油让我也换勤点哟；一会儿再说，你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胡舟怎么就这么风光呢？董雪说前面两句，陈小磊听着，但闭着眼睛不说话，最后一句，他说话了：

“再睡会吧，我有点困。”

董雪：“你啊，每次都是，做完就说困。你们男人都这样？”

陈小磊转过身，把董雪抱在怀里，又不说话了。

董雪：“哎呀，就不能陪我说说话吗？”

陈小磊：“雪，我爱你，睡吧。”

董雪一下子挣脱开，有些生气地说：

“我说你除了睡，还能干什么啊？”

陈小磊：“嘿嘿，还能干你。”说着又要去抱董雪，但董雪却彻底生气了，说：

“你害不害臊！都几点了，你还睡觉，能不能有点上进心。”

陈小磊愣了下，顿时瞌睡全无，争辩道：

“怎么又说到上进心去了？我怎么没上进心了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就觉得我不如胡舟有钱，对不？”

董雪：“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是生活态度问题。”

陈小磊：“以前睡到这个时候，也不见你说生活态度问题。”

董雪不接这句话，转而说：

“我不想自己的老公没出息，你这个样子会让我觉得没安全感。我不想活得连买一件漂亮衣服都要踌躇很久。你懂不懂？”

陈小磊：“还是钱的问题。什么是有出息？有钱就有出息？”

董雪：“难道不是么，金钱是不能衡量一切，但却是衡量一个人的能力最有力的依据。”

陈小磊：“你开始怀疑我的能力了么？那你最好想清楚，是不是要另做打算！”

董雪愣住了，她没想到陈小磊会说这么重的话，有些伤心。接着眼泪也顺势越过鼻梁，滴在了枕头上，她不解地看了会儿陈小磊，然后说：“陈小磊，你不爱我了。”

说完便不再有话，转过身和陈小磊背对着背，隐隐地抽泣。陈小磊也在气头上，他觉得董雪只是因为自己朋友换车，就抛开他对生活和工作的勤奋，开始怀疑他的能力，这是一个女人最市侩的一面，也是对他作为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尊严的侵犯。他不能接受董雪有这样的思想。但事实上，董雪只是心直口快，打心底并没有这样的想法，这一点平日里陈小磊清楚，但一旦两人都在气头上了，平日里再清楚的事，都会被无限放大、扭曲，变成此刻对对方“缺点”的深度厌恶。

通常情况下，当自己另一半的缺点被揪出来，然后刻意放大的时候，自己多半会去想念前任男友或者女友的好，不管他们曾经分手的原因在于哪一方的责任，此刻都会去感怀分手前的林林总总，然后觉得情人总是老的好。所以多数情况下，当收到前任男友或者女友诸如“你还好吗”之类的短信的时候，大多是他（她）和对方闹了矛盾的时候。陈小磊没有前任女友，但也免不了要去感怀，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个姑娘，一个叫任雯的姑娘，这么多年来这个小女孩的身影一直在他脑海不曾抹灭，那是他1991年的记忆，至今相去都已20年。那时，这个小女孩对他言听计从，觉得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牛的人，不会说他能力有问题，也